

李喜所◎主编
田涛 刘晓琴◎著

中国留学通史

新中国卷

留学通史

ZHONGGUO LIUXUE TONGSHI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李喜所◎主编
田涛 刘晓琴◎著



ZHONGGUO
新中国卷

留学通史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留学通史·新中国卷 / 李喜所主编；田涛等撰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9

ISBN 978 - 7 - 5406 - 7974 - 3

I. ①中… II. ①李… ②田… III. ①留学生教育 - 教育史 -
中国 - 现代 IV. ①G649.28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1943 号

策划编辑：吴曼华

责任编辑：邹靖华

责任技编：涂晓东

装帧设计：黎国泰

广 东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 - 15 楼)

邮 政 编 码：510075

网 址：<http://www.gjs.cn>

广 东 新 华 发 行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经 销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省中山市南蓢大车工业区东桠片)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47.375 印张 960 000 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06 - 7974 - 3

定 价：10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 - 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020 - 87621848

前 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留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留苏教育，到 1978 年后留学人群在世界范围内的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六十年的历史上，留学教育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和变革，折射出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走向，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现代化的演进历程。

以 1978 年为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留学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 年之后最初三十年间，随着新政权的成立，中国社会政治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动，留学教育被党和政府看做培养知识精英的重要途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数万名经过严格挑选的青年学生被派至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形成了晚清以来绝无仅有的留苏高潮。尽管由于中苏意识形态的分离和国内形势的变化，留苏教育被迫中断，但在中国留学史上，仍然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印迹。以学习实用技术为主的留苏教育以其强烈的计划色彩，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新取向。

与此同时，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对立，导致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在 1949 年后长期处于隔离状态。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使晚清以来留学欧美日本的传统一度被切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三十年历史上，派往这些国家的留学生断续而零星，与此前及此后的留学教育相比，都明显不同。中国因此失去了向西方学习和引进最先进科学知识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进程被延缓的一个因素。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变，特别是中国内部的改革和开放，面向西方国家、某种意义上也是面向当代世界的留学教育得以重启，这一传统才再次获得了接续。

从 1978 年开始，中国社会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的价值受到了肯定，留学被看做是造就人才并推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国门徐徐打开的背景下，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进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以及欧洲国家学习。在这一留学群体中，既有经过国家严格挑选、被寄予厚望的公派留学者，也有追求个人价值并试图通过个人理想的实现进而贡献于中国社会的自费留学人群——不长的时间里，后者迅速占据了优势，成为留学教育的绝对主体。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三十年，这些走出国门的留学者，见证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历程。

不同的时空背景，使 1978 年后三十年间的留学教育具有了新的特征。到 2008

年，累计达 140 万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者，散布于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留学群体。这不仅是中国留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观，也是世界留学史上极为罕见的一幕。当代留学教育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和政治趋向开放的象征，更是中国融入世界的象征。留学群体不仅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和交流的纽带与中介，也成为推动中国科学、文化、教育、经济乃至政治不断进步的重要角色。

基于上述理解与认识，本卷在撰写中主要注意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留学教育的历史背景及政策沿革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1949 年之后的一个时期，在中国加入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留苏教育迅速兴起。与民国时期的留学教育相比，这一时期留学派遣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由国家统一组织和实施，留学生均属公费性质，无论是选派方式、专业选择，还是留学生管理、回国政策，都体现出强烈的计划色彩。在留学层次上，留苏生的派遣以大学生为主，与民国时期的公费留学及 1978 年后的公派留学都有明显不同。同时，留苏教育也体现出更强烈的政治色彩，具有特定的时代印记。从 1978 年开始，随着面向西方国家留学教育的全面重启，留学派遣体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象征。公费留学从最初对五六十年代留学政策的延续，到逐渐形成国家公派与单位公派两种基本模式，经过不断完善和改革，趋向于更为合理和规范。自费留学政策虽然多有曲折，但总体而言，则经历了由限制到开放的演变过程。这一时期留学政策与体制的变化，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第二，对 1949 年后六十年间中国留学教育的基本面貌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介绍，并对不同时代留学群体的特征进行了初步的分析。1978 年之前，中国除了在五六十年代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外，还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国家及部分西方国家派出过少量留学生。本卷在对留苏教育发展状况进行考察的同时，对派往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状况也做了一定的介绍。1978 年之后，中国留学教育进入了全面开放的时期，留学派遣不仅面向美、英、法、德、日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遍布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本卷在重点介绍留美、留欧、留日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对留学澳大利亚、加拿大及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了梳理。以国别为单位，尽可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教育史的整体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在突出重点的同时，对当代留学教育的基本面貌作出较全面的描述，是本卷的一个重要目的。同时，本卷也对当代留学教育的规模、层次、专业以及留学群体的相关背景和构成进行了初步分析，以求更深入地揭示当代留学教育演变的基本特征。

第三，留学教育是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从晚清以来，中国留学群体就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担当了重要的中介角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留学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中国培养了不同领域的知识精英，也是当代中外文化交流特定的渠道。无论是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还是 1978 年后规模庞大的留学

群体，无论是高层次的留学人员，还是就读于普通大学乃至语言学校的留学生，无论是年龄较长的访问学者，还是 20 世纪末开始大批出现的低龄留学群体，在他们身上，都留下了中外文化接触与交融的独特印记，特别表现在留学群体的学业与生活、见闻与感触之中。本卷在关注中国留学教育基本发展状况的同时，也注意对身处不同国家的留学人群在异国的文化与社会感受进行描述，从一个侧面展示当代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融进程。

第四，对留学群体在当代中国不同领域的历史性贡献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总结。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留学教育就被看做是培养知识精英的重要途径。早年自欧美日归国的留学者，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1978 年后归国的留学群体，在当代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都担当了重要的甚至主导性的角色，取得了堪称杰出的成就。可以说，不同时代的归国留学群体，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不难推测，如果缺少这一群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某些篇章也许需要重新书写。本卷对不同时代的归国留学群体作出阶段性区分的同时，对其在中国社会不同领域的成就与作为进行了梳理，并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地突出对群体的关注，以求更全面地总结留学教育对中国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留学教育史，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留学群体在中国社会作用和角色的不断凸显，这一群体日益成为各方观察的对象。在留苏教育领域，包括公开发表的学术著作、论文以及尚未出版的学位论文等，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而以回忆、纪实乃至文学形式出现的文字材料也十分常见。除了尘埃大体落定的留苏教育外，当下尚处于演变进程的留学教育也引发了人们更多的兴趣，并形成了大量的文本资料。除了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发表的统计数据和情况介绍、针对留学教育现状进行的调查、多种留学群体的业绩汇编外，海内外媒体的各类报道、留学者个人的回忆与叙述、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的考察和分析，以及各种关于海外留学人群生存状况的纪实性著述和文学性作品，都为研究者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文本材料。尽管这些材料不可能被全面引用，但所有这些资料，都为本卷的撰写提供了某种帮助。特别是一些颇具学术水准的研究成果，更为本卷的编写提供了参照，使我们在研究理念和叙述方式上获得了不少启发。

不过，尽管有着极为丰富的各种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史的撰写仍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困难，也许是当代史的书写方式。对当代史的研究者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当代史研究有特定的优势，由于身处这一时代，研究者极可能获得某种与研究对象一致或近似的感受，从而有助于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面，这种相近或一致的感受在带来某种理解上的便利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即往往导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难以保持必要的距离，诱使其观察和描述偏离客观原则，将本应独立的叙述与

当下的流行话语相混同，从而淹没了研究者的立场，并影响到研究的价值。在另一方面，由于“当代”仍然是一个变量，其历史过程尚未得到必要的沉淀，也往往为相关评说带来多重困惑。留学史的研究即面临着这样的障碍，诸如围绕当代留学政策、留学群体生存状况以及作为与贡献等方面的评说，都有不少困难之处。甚至在资料问题上，也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可见的当代留学史资料中，尽管留学者本人的叙述也十分多见，但更多的资料还是以某种“官方文本”形式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研究者的判断。

尽管如此，本卷的撰写仍然倚重于这些来自政府部门和机构的各类资料，一方面，这些资料提供了十分必要且更为充分的信息，是了解和叙述当代留学史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尽管这些资料往往遮蔽了当事人（留学者）的叙述而带有特定的局限性，但比较而言，仍然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当然，这也使本卷的叙述留下了不少遗憾。举例来说，对留学群体成就的介绍，就可能遗漏了很多在不同学科具有重要地位的归国学者，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缺乏某种体制性的评价机制（如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院士制度），为数颇多的归国学人，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出现在“官方”文本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对于这些文本的编辑者来说，面临着与本卷撰写者同样的问题，即恰当判断不同学科领域归国学人的学术角色是十分困难的）。至少在撰写者相对熟悉一些的领域，就可以举出不少这样的学者，在诸如对归国学人表彰性的事迹介绍中，就没有能找到他们的名字。在本卷的撰写中，我们曾就此讨论，最终决定不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这一做法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研究者的个人印象和体验，难以避免主观色彩，同样会为叙述的客观性带来某种损失，甚至得不偿失；其二，当代留学教育涉及了所有的学科领域，对这些学科归国学人学术成就及其角色进行更客观和全面的梳理，是研究者难以做到的。但必须承认，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为本卷留下了诸多遗憾。事实上，由于撰写者学科知识背景的限制，对不少归国学人成就的介绍也难免存在偏差，敬请指正。

本卷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帮助。教育部苗丹国先生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资料上的帮助。元青教授、刘集林博士对本卷撰写框架的形成及内容处理也贡献了颇具价值的参考意见，其中不少已经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本卷的内容中。郭呈才博士提供了有关留美教育的 Open Doors 光盘资料，田晶洁在本卷撰写的最后阶段，代为搜集和整理了部分资料，等等。为本卷提供支持的人还有很多，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本卷的完成是不可想象的。对来自各方的指导和帮助，一并在这里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史的叙述，只能视为一个初步的考察，难以称得上完备和成熟。就此而言，也许在不太长的时间，当代留学史就有重写的必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希望本卷可以为当代留学史的研究提供某种参考，包括侥幸所得和明显的不足。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海外留学生归国与留学教育的转向	1
一、海外留学生归国	1
1. 留学生回国之方针	1
2. 艰难的归国之路	4
3. 归国留学生分析	17
二、留学教育的转向	29
1. 特殊的历史背景	29
2. 全面学习苏联	32
三、留学政策的演变（1950—1965）	36
1. 留学生派遣政策	36
2. 留学生管理政策	48
3. 留学生回国政策	55
四、基本走向的分析	58
1. 留学规模的起伏（1950—1965）	58
2. 停滞与初步恢复（1966—1977）	67
第二章 留学苏联	71
一、留苏教育的兴起	71
1. 留学苏联之先声	71
2. 首届留苏生的派遣	75
二、留苏教育统计	80
1. 历年留苏人数统计	80
2. 入校情况统计及分析	84
三、苏式教育与留苏生活	96
1. 留苏学习概观	96
2. 中苏友好与留苏生	102
3. 留苏生学业分析	112

四、留苏教育的中断及其特点	138
1. 留苏教育的中断	138
2. 留苏教育的特点	143
第三章 留学东欧及其他国家	147
一、留学东欧	147
1. 留学东欧的基本状况	147
2. 留学东欧的规模及特征	155
二、留学其他国家	164
1. 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国家	164
2.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168
三、70年代留学概况（1978年前）	175
第四章 20世纪中期留学群体的贡献	179
一、作为科技精英的留学群体——以院士为代表	179
1. 科学院院士留学背景	179
2. 工程院院士留学背景	192
二、留学群体的科技贡献	202
1. 留学生的科学成就	202
2. 学科创建与拓展	212
3. 留学生与“两弹一星”	217
三、留学生与人文社会科学	225
1. 早期留学生的学术活动	225
2. 留苏生与中国艺术	231
四、留学生与中国政治的演进	235
第五章 重启与变革：1978年后的留学政策	244
一、留学教育的重启	244
1. 邓小平对扩大留学教育的指示	244
2. 留学派遣的全面重启	248
二、公派留学政策的演变	253
1. 公派政策的初步形成（1978—1985）	253
2. 公派政策的调整（1986—1992）	262
3. 改革与完善（1992年后）	265
三、自费留学政策	269
四、留学管理政策	274

1. 留学管理体制	274
2. 管理政策的演变	276
五、留学回国政策	282
1. 1992 年前的回国政策	282
2. 1992 年后的回国政策	289
第六章 当代留学群体分析	297
一、留学规模与国别	297
1. 留学规模统计	297
2. 留学国别	304
二、留学层次与专业分布	311
1. 留学层次	311
2. 专业分布	318
三、留学群体背景分析	322
1. 国内教育背景	322
2. 国内来源地域	331
3. 其他相关分析	335
第七章 留学美国	343
一、留美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343
1. 首批留美生的派遣	343
2. 留美渠道的拓展	349
3. 留美教育的规模	359
二、留美生的分布状况	366
1. 专业分布	366
2. 留学层次与学术水平	370
3. 地域分布及其他	375
三、留学生与美国社会	378
1. 最初的美国观感	378
2. 在美学业与生活	388
3. 旅美学人与中国的发展	394
第八章 留学日本	404
一、留日教育的演变	404
1. 留日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404
2. 留日人群的基本状况	410

3. 在日就学生	415
二、留日群体与日本社会	420
1. 留日学业与日本观感	420
2. 艰难的异国谋生	427
3. 日趋活跃的留日学人	434
第九章 留学欧洲	442
一、留学英国	442
1. 留英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442
2. 留英规模的扩大	449
二、留法教育的发展	454
三、留学德国	458
1. 留德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458
2. 留德学生统计	464
四、留学欧洲其他国家	468
五、留欧学业与生活	474
1. 留欧群体的学业成就	474
2. 多元体验	484
3. 在中国与欧洲之间	491
第十章 留学其他国家	496
一、留学澳洲	496
1. 留学澳洲的兴起与发展	496
2. 留澳学业与生活	501
二、留学加拿大	508
三、其他国家的留学人群	515
第十一章 留学群体与中国科技	522
一、引进与拓展：归国群体的科技创业	522
1. 早期的创业活动	522
2. 90年代以来的创业与拓展	531
二、留学群体的科技角色	541
1. 留学群体与863计划	541
2. 留学群体与973计划	547
三、归国精英与两院院士	560
1. 留学出身的科学院院士	560

2. 留学出身的工程院院士	569
3. 院士群体的科学贡献	575
第十二章 留学归国创业——以留学人员创业园为中心	583
一、归国创业的兴起与发展	583
1. 归国创业的兴起	583
2. 归国创业潮	588
二、留学人员创业园	593
1. 创业园的分布	593
2. 创业特征与成就	604
三、归国学人创业的评价	614
1. 创业活动的社会评价	614
2. 政府的评价	618
第十三章 留学群体与高等教育	629
一、留学群体与高校学术人才	629
1. 80 年代的归国学者	629
2. 90 年代及此后的归国学者	632
3. 高校归国群体分析	638
二、留学群体与高校发展	644
1. 归国学者与学科建设	644
2. 归国学者与高校教学	655
3. 归国学者与学术研究	660
三、归国学人与大学管理	665
1. 留学归国的大学领导	665
2. 留学归国校长与高校改革	670
第十四章 留学群体与人文社会科学	680
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归国学者	680
1. 留学群体的角色——部分学科统计	680
2. 部分优秀学人的分析	686
二、留学群体的成就	694
1. 经济学与法学	694
2. 历史学与社会学	702
3. 哲学、文学及其他	705
三、留学群体与当代艺术	711

结语 ······	718
大事记 ······	723
主要参考文献 ······	736

第一章

海外留学生归国与留学教育的转向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留学教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留学教育是从争取海外留学生归国、建立新留学体制开始的。国际格局的巨大变化，社会制度的根本转换，使中国留学教育随之转向，呈现出与以往迥然不同的面貌。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起步与发展，到六七十年代的低落与曲折，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这一时期中国留学教育及其体制、政策的演变，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海外留学生归国

1. 留学生回国之方针

1949 年后，留学教育领域首要的事务，是争取滞留海外的留学生归国服务。20 世纪 40 年代，特别是 1945 年前后，大批留学生赴欧美学习，是民国时期留学教育的又一个高潮。这些留学生的出国渠道各不相同，除了国民政府派遣的公费生，还有获得奖学金或自费出国的留学生。有的已经完成学业，在所在国从事研究工作，有的留学生涯才刚刚开始。但无论是哪种情形的留学生，在国内形势迅速变化的背景下，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共同的现实问题，就是学业完成后的去留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对于刚刚获得全国政权的中共领导人而言，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不仅是革命的目标之一，也是确立其领导权威的一个必然选择。对于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最为缺乏的不是政治人才，而是科技和经济专才。出于这一考虑，党和政府对滞留海外的留学生高度重视，争取海外学子回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留学教育的一项重要方针。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新留学政策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留学生管理处的估计，1950 年夏，在国外学习未归的中国留学生有五千余人，分布状况如下：

国别	美国	日本	英国	法国	德国	菲律宾	丹麦	加拿大	瑞士
人数	3500	1200	443	197	50	35	20	20	16
排名	1	2	3	4	5	6	7	7	9
国别	比利时	奥地利	印度	意大利	澳大利亚	瑞典	荷兰	南非	总计
人数	15	14	10	7	5	5	3	1	5541
排名	10	11	12	13	14	14	16	17	

资料来源：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3页。

上述5541名留学生，欧美国家有4295人，占77.5%，其中又以留美为最多，占63.17%；滞留欧洲为770人，集中于英、法两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居于第二位，占21%以上，其中2/3是由台湾赴日，另1/3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由华北、武汉等伪政府派出。在国外的这些留学生，“学自然科学的约占70%，学社会科学的约占30%”^①。

上表只是大致的统计，实际人数还要超出。根据1956年高等教育部（1952年成立）的初步了解，当时在海外的留学生“有七千余人，其中在美国五千人，英国七百余人，日本一千余人，法国三百余人”^②。数以千计的滞留海外的留学生，既是中国政府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党和政府制定了积极争取留学生归国的政策。^③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1949年4月，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出席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时，就已注意到海外留学人员问题。1949年8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开始接待回国留学人员。之后，第一次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组又受委托筹办留学人员回国接待工作。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召开各有关单位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直属于文化教育委员会的“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简称“办委会”），统一领导和处理留学生回国事宜。12月13日，办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马叙伦为主任委员，张宗麟、邵荃麟为副主任委员，并通过该会的简则，明确该会的任务为四项：①调查尚在国外的留学生，动员其早日回国。②对留学生回国前后的宣传了解及教育。③留学生

① 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24页。

③ 关于新中国对待滞留国外的留学生之政策，可参见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新中国成立前后海外学者、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条，第1645~1648页。

回国后的招待。④统筹解决回国留学生的工作。① 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由各相关部、院派人组成，下设调查组、招待组、工作分配组，统筹处理回国留学生的接待、工作介绍，以及调查、宣传、接济事宜。1950年3月22日，办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确定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为进修目的出国者为该会主要工作对象，同时，国外大学毕业人员的回国工作也由该会负责。② 为便于招待回国学生，办委会在上海、广州等地设立回国留学生招待站，负责介绍留学生前往北京。回国留学生的安排，则以尊重留学生意愿为原则，以发挥其专长为国家服务。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对中国新政权采取敌视和封锁政策，留学生回国面临不小的障碍。办委会成立后，向留学生发出欢迎函电，进行宣传和动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协助留学生回国。当时英、美要求留学生必须持有“中国入境许可证”才可购票和办理香港过境签证，对留学生多般留难，办委会与外交部协商，拟就一份欢迎所有中国学生回国的英文证明，作为留学生交涉购票或签证的依据。鉴于部分留学生回国旅费困难，办委会呈请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拨4万美金作接济之用。④ 同时在国外留学生中展开工作。留学加拿大的李瑞骅回忆说：1951年末，中国驻瑞士公使馆有人到加拿大，“请大家相互传达转告，希望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并说只要每人各自写信给周总理，他就会给每人发来回国入境证。我和其他许多愿意回国的人按照这一办法写了信给周总理，后来我果然收到中国政务院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1952年2月8日的复信，欢迎我

① 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5~6页。

② 此外，办委会还负责接待华侨回国大学毕业生以及国内高中毕业曾去国外大学肄业生等回国事宜。

③ 办委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作原则有六条：1. 只要是新回国的留学生，有适当的证明文件，来本会登记后，就可介绍到教育部招待所免费招待食宿，并协助解决其他有关问题。2. 为了照顾国外留学生的生活水平，不使感到骤然降低太多，招待回国留学生一律按中灶标准，并尽量提高伙食质量，改善生活水平。3. 为了减少尚在国外留学生之顾虑，对初回国留学生的就业问题由办委会各有关单位协助，争取尽速解决。能自己找到工作的，可以听便，我们并可予以协助。由我们介绍工作的，也采取协商方式代为进行，避免生硬作风。4. 对于学自然科学的，一般都介绍工作。对于学社会科学的，如一时不易介绍工作，就动员他们去华大政研所学习，但只说服，决不勉强。5. 对尚在国外的留学生，通过各种关系，进行调查人数、学科、需要及其他情况，并与国内外有关团体取得联系，指示其学习方向，号召其早日学成回国为人民服务；对一时尚不能回国者，予以适当的指导，使其今后回国学习能适合国内需要。6. 对于学有专长而经济困难、无力回国的留学生，设法酌予接济。参见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10~11页。

④ 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12页。

回国”^①。此后不久，李瑞骅就绕道欧洲经香港回国。这些工作，包括在国内设立留学生接待站，都为促使留学生归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留学生回国原因较为复杂，但对祖国的向往始终是最大的推动力。“在全国解放前后，从国内传来了很多消息，正反面的都有。但多数在美国的留学生对中国真实的政治形势并不很清楚，只是知道国内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无能，早有失望以致痛恨的心情，认为什么变革也不能比国民党更坏。另外出于赤诚的爱国心，深信技术可以救国，只想国内赶快安定下来，好重新开始停顿了十多年的经济建设。”这种“对于新中国的希望”^②，是促使他们回国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回国的留学生，大多是抗日战争后期或抗战胜利后留学海外，不少人在出国前即抱定“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有着强烈的使命感。留学期间，他们切身体会到中国与国外的差距，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而在海外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也激发了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感。尽管来自国内的信息有限，国民党的长期影响，加上西方国家的歪曲报道，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新政权仍然抱有疑虑，但“回国参加建设”的号召，对这些主要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仍然有相当的吸引力。正如1947年由英国回来的彭桓武所说，“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倒需要理由”^③。留学英国的王绶琯谈到其1953年回国时的心情说：“旧中国社会很乱，黑社会不说，无官不贪，民不聊生，这每个人都经历过。……当时，我没有参加革命，对共产党也不太了解，只是觉得国民党祸国殃民，那个社会是非常不正义的，是很坏的社会，乱七八糟的。当时外面对共产党的谣传也很多，我不全信。我母亲在国内，还有许多同学，都写信来说不是像外面传的那样。回来以后觉得新中国穷是穷，但是干净。……有个压倒一切的事，就是这个社会非常干净，从上到下一条心就是建设新中国。过去哪有机会？报国无门的日子不好过。”^④对国家富强的向往，使海外留学生对新政权抱有很高的期望，回归故土、建设新中国，就成为不少人自发的追求。后来有关这批归国留学生的评说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回国动机归于爱国情感，予以高度的肯定。其中虽然也有宣传的意味，但也是这批留学生真实心境的反映。

2. 艰难的归国之路

从1949年至1957年春，海外留学生共有两千多人回国服务，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留学教育史特别的一页。不过，留学生的归途并不轻松。留美生人数最多，面临的回国阻挠也最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尚未明确，在

^① 李瑞骅：《八十忆语：一个早期归国工程师的自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② 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③ 阅勘：《建国初期中共鼓励大批留学生回国工作》，《神州学人》2001年第7期。

^④ 刘文霞、李敏：《王绶琯院士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料》（第20卷）1999年第1期。